

当代女作家情爱小说丛书

紫
亮
丛书



灰色天堂

付饶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当代女作家情爱小说丛书

付 饶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天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色天堂/付饶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5
(紫月亮丛书)
ISBN 7-5329-2135-2

I. 灰… II. 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40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威海日报印刷公司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125 插页/2 千字/232
印 数	1—5000
定 价	16.60 元

故事应该开始在三月末。

三月末还不是旅游旺季，绿草刚发出嫩芽儿，树枝也刚有点儿绿色，春风还带着冬天的凉意。可是局里有个会要开，什么内容不太清楚。地点选在云月湾度假村，与会人员吃住在度假村的云月宾馆。

谁都知道云月湾度假村是个高消费的地方，专给那些名流准备，所谓的大款在这里都算不得什么。局里能把会议安排在那儿，虽然不是旅游的好季节，许多人的脑袋也跟削了尖儿似的想争取到这次机会。

阮枫根本不想去，对这种事儿她从来没兴趣，也没想到这在多少人眼里天大的好事儿会落到自己头上。偏偏领导不知犯了什么病，非安排她和另外一名叫张秋雨的女同事去，说是会议内容与她们工作有关，不是让她们去吃去玩儿，回来得传达会议思想，要落实具体工作……

于是，三天后和系统内其他单位的十来个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来到了云月湾度假村。

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兴致勃勃。张秋雨一会功夫就和车里

的人打成了一片，又是相约照相，又是打麻将，忙得不亦乐乎。阮枫一个人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浏览着窗外的景色，沉沉地想着心事。

当她偶尔转回头看车里的人时，总会发现有一双眼睛有意无意地在盯着她看。那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她在心里冷哼了一声。

张秋雨耐不住寂寞，和新认识的几个男女打扑克去了。

过了一会儿，阮枫感觉那个男人没事儿似的靠近了她。

“你好！”他坐到阮枫身边，很礼貌地说，“我是方中集团人事部的，叫苏荣辉。很高兴和你一起参加这次会议。”

“你好。”阮枫也伸出手，“我叫阮枫。”

“不喜欢玩扑克？”苏荣辉搭讪说。

“不太喜欢。”

“我也不太喜欢。”苏荣辉笑了笑，“什么输了赢了，弄不好伤和气。”

阮枫没说话，她觉得这个男人在没话找话，她讨厌和这种人接触。他们通常没什么大本事，却对漂亮女人情有独钟，只要有机会就想搞出点儿艳遇什么的。

“喝饮料？”苏荣辉拿出两罐可口可乐。

“不，我牙不好。”阮枫拒绝了。

“不是怕发胖吧？”苏荣辉乜斜着她，对她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你的身材够标准了，别屈着自己，尽管喝吧，我保证不发胖！”他拿着饮料硬往阮枫手里塞。

阮枫推掉他手里的饮料，脸色不太好看了：“不是怕发

胖，我是不喜欢这种东西！”

苏荣辉把饮料放了回去，打开自己的那罐大大地灌了两口，掩盖心中的悻悻然。

阮枫继续望着窗外，用手拄着下巴，做出不想再与之交谈的姿态。

苏荣辉跑到打扑克的人群中，指手画脚支了半天招儿，回到阮枫身旁。

“臭手，还打扑克呢！怎么输的都不知道！”他嘟嘟囔囔的。

阮枫一心一意地瞅着窗外，生怕他再找话。她实在想一个人安静安静，嘈杂的环境和人会使她心烦意乱。

汽车进入云月湾度假村停车场，张秋雨她们的扑克大战才不得不结束。张秋雨数着手里的钱：“赢了一百三十二，再玩一会儿，还能多赢点儿！”

苏荣辉凑到阮枫面前，讨好地说：“我帮你拿东西吧？”

“不用了，谢谢。”阮枫礼貌地拒绝了。一边喊张秋雨：“你快点儿，拿着你的东西，丢了没人管！”

下了车，人群呼呼啦啦进了气派的云月宾馆。与会人员听从指挥，分成两个小组，男人一组，女人一组，由各组组长及前台小姐带领进入预订好的房间。

阮枫她们的房间在六楼，四个人一个房间，房间倒还干净整洁，档次对普通百姓来讲也够，比一般的宾馆、旅店强百倍。严格地说四个人一个房间也是套间，阮枫和张秋雨住里间，另外两人住外间。房间的配套设施还不错，最大的优

点是干净，电话电视齐全，没有浴室。

据和阮枫她们住在一起的另外两个女人讲，这种房间是云月宾馆最次的，专门招待不太有钱的半吊子单位。那些有权有钱的来了都住十楼。十楼有整体浴室，卫生间大得能赶上整个房间。服务员全天候伺候。洗澡分为玫瑰浴、菊花浴、激情浴什么的，不过不招待女士。

张秋雨听完哧哧笑了，说这年头托生成女人，亏了！

几个人稍事休息，到了午饭时间，组长通知到二楼餐厅用餐。

“不知伙食怎么样？”张秋雨说。

“好不了，也不能太赖了。”另一个女人说。

“鱼总是少不了的吧？”张秋雨又说。

“再损也得有鱼。”那个女人又说。

阮枫对她俩的对话颇不以为然。她不知道现在的女人为什么这么注重吃喝，吃顿免费鱼能管一辈子吗？看她们那样子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她只希望早点结束这次无聊的会议。

餐厅里乱糟糟的，每桌的菜由各桌派人到前台去领，跟哄抢似的。

“什么鱼呀，还不如我老公做得够味儿！水平真差劲！”张秋雨边吃边说。

“你以为招待贵宾也像招待咱们似的？”总跟张秋雨搭讪，和她们同住一个房间的女人说，“我家先生在中行，管贷款的，你看看他们来玩儿那气派！每天三顿，必保二十四道鱼，什么王八乌龟的，都吃得不耐烦了！”

“是吗？”张秋雨瞪大眼睛，羡慕得不得了，“是每顿必保二十四道鱼，还是每天三顿必保二十四道鱼？”

“当然是每顿啦！”

“我的妈呀，那不撑坏了？”张秋雨叫起来。

“真是！人家新鲜海鱼撑不坏肚子的！”那女人嗔怪地瞪了她一眼。

“你老公经常带你去吧？”她进一步问。

“多了不敢说，每年至少两次！”这个女人在张秋雨羡慕的表情中得到了虚荣心的最大满足。

阮枫被她们自认为津津有味的谈话搞得如坐针毡。她讨厌她们俗不可耐的巴结相，像永远提不到台面上的下里巴人，她觉得跟她们坐在一桌吃饭简直说不出的难受。

简单地吃了几口，她先一步走出了餐厅，她要上外面透透气。

出了云月宾馆的门，下了台阶，她来到附近僻静处的一块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她看见一辆小车停在云月宾馆门前，服务员一路小跑过去打开了车门。

车里下来了四个人。

从前门下来的两个人，一个二十二三岁，一个将近六十岁，黑发中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银丝，极富光泽，很有秩序地背在脑后，露出突兀而象征智慧的额头。身旁的年轻人还很稚嫩，做派却已然带出了自以为是的夸大与膨胀，虽然他不过是一名司机而已。后面下来的两个人，一个三十八九岁，一个四十六七岁。一个穿藏蓝色西装，一个穿墨绿色夹克，两人的着装都随意而不失严谨。这几个人的出现给阮枫心里

带来了一阵激荡，激荡什么她说不清。

局里的会议安排在下午两点半。十二点半到两点半为自由活动时间，想打麻将的打麻将，爱照相的可以照相，喜欢云月湾景观的可以畅游云月湾……

张秋雨的计划是先去云月湖照相，两点半赶回来开会，晚上和白天约好的几个麻将搭子打通宵麻将，她兴奋已极。

阮枫反倒松了口气，她可以洗个脸，一个人安静一会儿了。

在通往七楼浴室的楼梯口，阮枫与在云月宾馆门口看到的那个穿藏蓝色西装的人不期而遇。当她抬头看他时，他也正在看她，四目相投的一瞬间，不知为什么，阮枫心里怦然一动。只这云淡风清的一眼，她同时从那男人眼里看到了什么，也感到了什么。她垂下眼睛，快步走了过去，她完全感觉得到那个男人的视线一直跟随着她。

洗澡的时候她还在回味刚才那一幕。那个男人很深邃，他仿佛能解读女人，就那么再轻不过的一眼，她竟有被穿透的感觉，他好像已经把她肢解了。是的，刚才她和那个男人之间确实发生了什么，千真万确地发生了什么。

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微妙而特殊。

吃过晚饭，张秋雨她们急三火四地在外间搭起了麻将桌，稀里哗啦搓起了麻将。阮枫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夜色，夜空神秘而幽远，夜色清淡而美丽，窗外的轻风似在喃喃地诉说着什么。这种夜使人充满遐想。

她披了一件外衣，轻盈地走出房间，来到云月宾馆门外

“肖雨睡了？嗯，没什么事儿，你也早点休息吧……”

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阮枫放眼望去，正好与那个人的目光撞了个正着。又是那个穿蓝色西装的人。他站在云月宾馆外面的一片树林边缘，一手插在兜里，在原地踱着步子与人通话。看见阮枫他很自然地点了点头，就像他们早已相识。阮枫也冲他点点头，笑了笑。

“那好，先这样？明天我再给你挂。”他很快语气温柔地关了手机。阮枫猜想他是在跟家里人通话。

他再次冲阮枫礼貌地点点头。“你好。”他说，“这么晚了出来散步？”

“随便走走。”阮枫说。她的脸骤然发起烧来。“她们在打麻将，我……”

“你只好出来走走了。”男人从容地接过话头说。

阮枫笑了，以此掩盖多少有些局促的心情。

“我听说档案局在这儿开会，你是来开会的？”他问。

阮枫点点头。

“开几天？”

“三天。”

男人再点点头，向阮枫伸出手：“我姓肖，肖健。有什么事情可以上十楼 1024 房间找我，我随时恭候。”

阮枫同他握了握手，两人互道再见，肖健进了云月宾馆。

阮枫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发现傻站在这里不是回事儿，便到宾馆附近的树林走了走，猛然又觉得风吹得凉了，于是她折了回来，回到了云月宾馆的房间。

坐在床上，她心绪不宁。张秋雨她们打麻将的声音忽然再也干扰不到她了，她完全听不到那稀里哗啦的摩擦声。她的脸滚烫。一种奇妙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感觉笼罩着她，这种感觉是喜悦后的不安，是激动后的心有余悸，也带着兴奋后的一丝羞涩。

怎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她在心里自问着。

午夜一点半，云月湖呈现一片安详宁静。

湖面似有一弯明月荡漾在水中，夜风轻扫着湖水，水天相接，别有一番情致。

肖健一个人坐在湖边，手里的钓鱼竿一动不动。他已经在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了。与其说是在钓鱼，不如说他在思考着什么。月光像探照灯一样洒在他的头发和鞋帮以上的白色丝袜上，使得他的黑色皮鞋更富有质感与光泽。

几个小时以前，他和冯局、小邵、梁其万打了四圈麻将。三家赢，一家输。梁其万输了五千多，他虽不在乎钱，肖健却看出来了，他颇不快。他的不快不是冲冯局，不是冲小邵，而完全是冲着他肖健来的。他的无名火完全来自对肖健的不满，肖健处处比他强，连打麻将都胜他一筹。肖健升上副局长刚一年，同样是副局长，他能把下面的刑警队玩得滴溜转，梁其万就不行。从上到下没有不服肖健的，连冯局长这个素以苛刻闻名的老警察都不得不用欣赏的眼光看他。看来等冯局长一退休，公安局长的位子就等肖健来坐了。

想起梁其万那副隐忍不住的气急败坏，肖健看着湖面，笑了。在他眼里，梁其万根本不算一盘菜，对梁其万种种无

可奈何的表现，他总像是在看一幕幽默剧。

但是在梁其万看来，肖健却是对他最大的威胁。在公安局混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副局长的位子，眼瞅着冯局快要退休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在四十六岁的梁其万眼里，不到四十岁的肖健不过是个小兔崽子，这个从分局调来的小兔崽子却成了他最大的威胁，他怎么能不恼火呢？

肖健看着湖水深思地笑了。

梁其万的存在给他带来了不少乐趣。忽然之间他感到渔竿一沉，旋即抽上渔竿，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扑腾了他一脸水。他仔细一看，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叫不出名字的大红鱼，多年难得一见的一种美人鱼！

他的眼前蓦然跳出一个身影。“这么晚了出来散步？”

“随便走走……”

一段对话清晰地响彻耳畔，他想起了那个婀娜的身影，那个漂亮的女人……

一个微笑再次浮上他的嘴角，他掏出手绢擦掉了脸上的水。

三天的会议转瞬即逝。

最后一个晚上，局里在云月宾馆安排完晚宴后，苏荣辉盛情邀请几位女士去云月宾馆十一楼夜芝荷酒吧喝酒，阮枫当场婉拒。苏荣辉执意要请，张秋雨更是百般拉扯，阮枫推辞不过，去了。

事实上，还有另一层无法说清的原因促使她最后决定去，她依稀感到自己在下意识地期待着什么。

夜芝荷酒吧放着低迷的音乐。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里，五个人摸摸索索找到靠近吧台的一张桌。张秋雨差点儿坐到地下的尖叫声引来旁人的一阵侧目。苏荣辉嫌恶地瞪了她一眼。阮枫暗自好笑。要了饮料和酒，几个人坐下了。

在适应了酒吧的黑暗后，阮枫一眼看见坐在吧台前的两个人：一个是肖健，一个是那个年轻的司机。两个人正低声说着什么，看样子已经来了很久了。

她立刻把眼睛调了回来，她感到肖健也看到了她。

低下头她喝了一口酒，血液忽的一下全部涌到了脸上。她突然有种抑制不住的激动。

“其实我这个人特别看重朋友间的情义，我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大到省长、市长，小到扫大街的、掏地沟的，走到哪儿都有我朋友……”苏荣辉开始神吹起来，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阮枫。

阮枫低着头，一言不发。她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吧台，当她再次看见肖健时，她在心底证实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肖健一定看到了她。

她装做没看见肖健，像是很认真地在听苏荣辉神侃。她的思绪却再也不能平静了。苏荣辉他们侃些什么，她根本无心听。借着幽暗的灯光，她关注着肖健和那个男人的动向。当然，她不能让肖健他们发现她在看他们。

整个在酒吧的这段时间，她的情绪都处于亢奋和激动状态中。苏荣辉要了几大杯生啤，非要和她喝，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苏荣辉喝着。借着仰脖喝酒的机会，她的眼光掠过吧

台，蓦地，她的视线落了个空，吧台前肖健和那个男人的位置空了，他们走了。

阮枫顿时兴致全无。

苏荣辉见阮枫没有拒绝和他喝，便扔下其他三位女士，专攻阮枫。阮枫却一反常态，放下杯子：“我凭什么跟你喝？”

苏荣辉被问愣了，呆了一下他说：“凭咱们这次相聚云月山庄的缘分！”

阮枫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接下来两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开怀畅饮起来。

阮枫在肖健他们走后，忽然就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怨气来，她现在就是想一醉方休。

酒一直喝到近午夜十二点，张秋雨和那两个女人相继走了。苏荣辉见阮枫一直笑意盎然，便借着酒劲儿搂住了阮枫。阮枫虽然面若桃花，头脑却异常清晰，她一把推开了苏荣辉。

她轻蔑地看了苏荣辉一眼，有些摇晃地走出了夜芝荷酒吧。

也许是确实有点儿喝多了，出了夜芝荷，没有任何原因，她乘电梯径直下了楼，来到云月宾馆外面。

她胃里难受，心里也难受。刚一出宾馆大门，一阵冷风猛地灌来，她胃里立刻翻江倒海起来。她快步跑到树林边，蹲在地下大吐特吐起来。

待她吐掉了所有秽物，减轻了生理上的痛苦后，她心里却更加难受。她实在说不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她迷迷糊糊

地抬起头，一条洁白的大手绢却赫然出现在她面前。她抬起头，眼前站着的人竟是肖健！

肖健望着她的眼光是深思的。

她接过头绢，默默地擦干了嘴角。她说不清自己的情绪，有一种无地自容，有一种难堪狼狈，也有一种委屈难言。她站起身，有股想哭的冲动，她咬了咬牙，把手绢送到肖健手里。她想张嘴说点儿什么，却好像有什么封上了她的嘴，她转身要走，就在那一瞬间，肖健握住了她的手！

她愣了，触电般抽回了自己的手。血液忽的一下涌到了脸上，她不信任地、有些惊慌地看着肖健。肖健望着她的眼神仍是深思的，在深思中隐含着一丝执着和坚定。她想不了太多了，她转过身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走了。

当她跑进宾馆大门时，她清楚地感到肖健仍站在原地望着她。

她一夜无眠。

二

从云月湾度假村回来，阮枫的心便再也没有平静过。

她没想到这次的云月湾之旅竟带给了她二十六年来从未有过的生命悸动。在云月湾的种种经历无时无刻不浮现于脑海，从见到肖健的第一眼开始到最后握住她手那一瞬间的惊慌及混合着难以说清的一丝甜蜜，每当这些真实的画面不断回放的时候，她的心都会毫无规则地乱跳，她的神经都会因喜悦而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中。

她悄悄地回味肖健刚从云月宾馆门前的车里下来，在楼梯口不经意地与她打个照面，那似有意又无意的一瞥，在宾馆门外的树林边打电话第一次与她搭话，在夜芝荷酒吧里他走后她所产生的怨气以及他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这些镜头萦回闪现，把阮枫的心胀得满满的，她甚至有些感谢领导的这次安排。

但，她仍然要回到现实中。

现实中没有肖健这个人，只有视她如生命的男朋友——罗中言。

此刻，罗中言正跪在阮家偌大的客厅里挥汗如雨地替阮枫擦地板。他认真而卖力，汗水早已浸透衬衫的领子和大半个后背，却仍然执着地干着。阮枫坐在沙发上，虚眯着眼睛看着罗中言。罗中言正直优秀、斯文体贴、温柔善良而才华横溢，在建筑方面有其独到的见地和不可限量的前途。但是，她总觉得他少了点儿什么，尤其在最近，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她站起身，给罗中言泡了杯茶，独自走到阳台上，在华灯初上的点点星光中，她俯瞰繁华的城市夜景，心不知不觉又飘出了很远。

“基于孟小革手里的十二条人命，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分析：孟小革根本没在南宁，他跟家里人联络说是在南宁，也许只是调虎离山之计，转移我们的视线，以便逃脱。所以，对于这条线索，我们有必要慎重考虑。”肖健说完，对会议室扫视了一圈，又看了看不停吸烟的梁其万。会议室

里已经烟气腾腾，从进了会议室，梁其万就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时他熄掉手里的烟蒂，慢吞吞地说：“我对肖副局长的这个观点有异议。按理说，孟小革已经出逃一年多了，他今年刚二十一岁，从生理学角度讲，他还是个孩子，他出逃已经半年多，想家是必然的，他跟家里人联络，说是在南宁，我个人认为，这条线索也许是最真实可靠的。我们往往站在我们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从而使我们进入了一个理性思维的怪圈，从某种意义上讲，阻挠了办案进度。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换句话说，要是孟小革现在就在南宁，我们岂不错过了机会？”

“但是有一点，”肖健说，“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奔赴南宁，等于这边便整个放弃了，如果孟小革趁乱跑到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很有可能从此失去一切线索，使孟小革逍遥法外，到那时，‘10·2’特大凶杀案可就欲破无门了。”

梁其万笑了笑，显然不同意肖健的看法：“照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弃南宁的线索，在这边干等？”

“不，”肖健盯着梁其万，眼里闪烁着灼人的光芒，“我们哪一头都不放弃，我们一方面派人奔赴南宁，一方面在这边静观守候，我不相信他能长出翅膀飞了！”

梁其万脸色非常难看了。他冷哼了一声：“你不觉得那样太牵扯精力了？我们难道就破这一个案子？我们手头上的大案就有六起……”